

第二回 東洋海宴公顯聖 水晶宮夫婦回生

話說三衙將他們審了一堂，俱不肯呈招。正在愁悶之際，忽然想起王頭耳邊的密語，遂指著絳仙道：「我且問你：你有幾個月身孕呢？」絳仙道：「小婦人沒有身孕。」三衙說：「你既沒有身孕，為何頂了這個大肚子？」三衙又指著地方道：「你也是有鼓脹病的麼？」地方說：「小的沒有。」三衙說：「既然沒有鼓脹病，為甚麼胸腹之間，覺得有些飽悶呢？你老爺雖則做官，卻亦頗明醫道。」叫皂隸：「快替他們脫去衣服，待老爺好與他們治病。」皂隸聽說，即上前去解他們的衣服。他二人俱各按住不准。三衙怒道：「你這些狗男女，人也不識，見了我這樣青天，還要弄鬼。莫說帶在身邊的贓，沒有教你藏過的，就是吃下肚去的，也要用糞青灌下去，定要嘔你的出來。」叫左右：「與我快搜！」一衙役跪道：「稟老爺，這婦人身邊搜出狀子一張，銀子一封；地方身邊也搜出狀子一張，銀子一封。」三衙道：「何如？我這三個訪犯，拿得不錯麼。如今沒的賴了，可從實講來！」眾人說：「人命是真，小的們不敢胡賴，情願把兩張狀子，孝敬了老爺，只求給賞原銀，待小的們領去。」三衙道：「你們也忒煞欺心，老爺不要你再拿出來，也夠的緊了。連追出的贓，還要領去！這等叫左右，把那婦人撈起來！男子夾起來，問他還有餘贓，藏在那裏？」地方與絳仙慌道：「不領，不領，一毫也不領！」三衙道：「這等押出討保，只把錢萬貫帶進城去寄監，等堂上回來，好呈堂聽審。」這且攔住不提。

再說那宴公神聖，原是權司水府的。一日升殿道：「我平浪侯分封水國，總理元陰，代天司振蕩之權，御世有澄清之志。今日十月初三日，是小聖的誕日。天下廟宇，到了今日，定要祭奠演戲。聖知廟宇雖多，神靈總是一位。到了祭奠的時節，少不得要乘風取電，往各處享受一回。」於是帶領判官神，從各處巡幸。及至到了埠鎮行宮，裏面看那供獻神食，卻也極其豐盛。正當飲樂之際，忽聞外面喊云：「土豪逼死人命，大家出來報官。」平浪侯傳本廟土地問道：「那叫喊的，是甚麼人？逼死人命，是真真假，你從直講來。」土地稟道：「劉旦冰霜作操，譚生義烈為腸，曾將片語訂鸞鳳，不肯朱陳再講。射虜揮金逼娶，兩人矢節當場，似真似假最難防，忽地身投巨浪。」平浪侯問道：「這等說來，是一對義夫節婦了。孤乃正直之神，見此賢人遇難，豈有不救之理！他處雖還有行宮廟宇，孤家一心要騰云回府。」叫：「神從們！隨路搜撈，若遇男女尸首，即來通報。」不時間到了水晶宮，通宵殿坐下。只見一水兵報道：「小的搜撈的有兩口尸首，抱在一處的，想必就是了。」平浪侯道：「他兩個相繼而亡，如何又能在一處？這越發奇了！」分付判官：「快與我追魂取魄，赦他醒來，看是若何。」那判官用了些手段，兩個死尸俱各復蘇。見有宴公在上，遂叩謝道：「謝爺爺救命之恩！」平浪侯問道：「你兩個從何日定婚，因何事尋死？俱從實說來。孤家好送你還陽。」藐姑、譚生遂將前事訴告了一遍。平浪侯道：「孤家有心送你還陽，保你夫妻團圓。但如今你的恩人未到，不免且在孤處暫住幾時，你們意下若何？」楚玉二人叩謝道：「願依鈞旨。」平浪侯分付道：「紫宮以外，任譚楚玉遊玩觀覽，不許少有攔阻；把劉藐姑送入宮內，與孤的老母相見。到晚間時，孤家叫你二人拜謝天地，夫妻團圓。」楚玉、藐姑聽了，俱各歡喜不勝，叩頭而起。

楚玉遊於宮外，見了些水兵水將、水宮水殿。那長劍將軍，是蝦體曲而成精；那八卦軍師，是龜頭老不能伸；那鐵甲大王，是螺螺身帶重殼；那雙戟先鋒，是蟹精巨步橫行。真個水族盛似百萬兵！再說藐姑到了水宮，見聖母端坐琉璃宮上，有仙女排列兩旁，左邊仙女拿的如意玉鉤，右邊仙女捧著絲帔金盆。藐姑上前叩首道：「小婦人參見聖母！」聖母問道：「你是那裏人氏，緣何到此？與從實稟來！」藐姑又將前事訴告了一番。聖母道：「你夫婦兩個竟是節義中人了。」叫仙女領他到各處遊走遊走，消此白晝，到晚間就要使他夫妻團圓了。於是藐姑隨了仙女，往後就走，把那宴公的三宮六院，暖閣涼亭，俱各遊了一遍。

用過午飯，到了日沉西山，免升東海的時節，只聽宴公吩咐道：「外邊叫鼓樂伺候，將那二殿以內，三殿以外的東理房，就給他作了喜房罷。」又取繡花紅綾女襖一身，猩猩花紅裙一件，與藐姑穿了。楚玉也換了一身天藍滿花新衫，帶了一頂貢緞元口方巾。及至齊備，宴公與聖母俱各到三殿以外，教兩個侍女，扶著藐姑與楚玉拜天地。楚玉與藐姑又謝了聖母、宴公。宴公道：「挑燈籠二對，送新人入洞房。」四個侍女，前邊打的是料絲琉璃宮燈一對，後邊打的是珊瑚垂穗宮燈一對，及至藐姑、楚玉進了洞房，侍女就出門引著宴公、聖母回宮去了。

卻說楚玉與藐姑進東房，看道上面列著玻璃幃屏一架，中間畫著文王手持玉環，端坐涼亭以上，旁邊畫的是文王百子圖，武王侍立文王左首。其餘也有乘船採蓮的，也有騎馬射箭的；也有三五成群的，也有抱在嬪妃懷中的。樓閣相接，山水相連，數來數去，恰是一百個小人。下邊放著條幾一張，兩頭列著紅綉紗高照一對，內邊銀燭輝煌。往北一看，兩間相通，往南一看，卻是鐵裏木打就的一間斷間。楚玉與藐姑進去，見南邊列著魚骨砌就八棱床一張，床上掛的是紅綉帳子一付。及至掛起帳子，見上有團龍錦被二件，被上又有繡花墨綠緞褥二件，旁擱退光金漆頂子枕頭兩個，一頭是做就的麒麟送子，一頭做就的金玉滿堂。床前上又有八棱杌子一對，前檐卻是金欄開窗一個，窗下放著岱裏石琴桌一張，桌上列著銷金燭臺一對，上邊點著魚油紅燭二支。二人觀罷屋裏的鋪設，復轉身到了北間。見前檐也有玳瑁羅漢床一張，上面鋪設俱全。楚玉指著向藐姑道：「這是何說？」藐姑道：「雖是如此，我們今宵豈還有異床之理麼？」

他二人說罷，復回到南間裏面，藐姑坐在床邊，楚玉坐在杌上。楚玉向藐姑道：「此時、此事，是耶、夢耶！豈猶夫人聞耶！」藐姑尚未及答，只見有十五六歲的仙女一個，左手持著銀壺一把，右手拿著珊瑚酒杯兩個，進來向藐姑、楚玉道：「這是聖母叫我送來的合巹酒，祈相公、小姐多飲幾杯。」遂斟一杯送於藐姑，又斟一杯送於楚玉。斟罷，執壺倚門而立。須臾之間，酒過三巡。侍女遂執壺而去。楚玉對藐姑道：「天已夜半，我們關門就寢罷。」門尚未關，只見兩個侍女來，道：「奉聖母之命，叫我們來侍奉你二位新人哩！」楚玉道：「不敢奉煩，還是回宮去睡罷。」二侍女云：「宮裏禁門已關，我們欲回也不能了。此間已有我們的床鋪，若不用我們，我們就先在此睡罷。」說完，就在北間去睡了。

楚玉關上外門，又對上了內門，上前攙著藐姑道：「今日是夢，我們就在夢裏相會；今日是真，我們就真真相逢，不知你還有何說之辭呢？」藐姑道：「我從前與你學戲時，曾要為雲為雨，又被小醜驚散。以後雖是夫妻常叫，卻未能骨肉相貼。事到如今，自是不敢推辭的了。」兩個遂各解衣寬帶，露出那如玉如錦的一對身體。楚玉止住藐姑道：「事已至此，不必過急。我有醜醜夫妻寡婦的對聯一付，念來與婦人聽，不知與吾二人相合否？」藐姑道：「願聞。」楚玉念道：

洞房內一對新人，
牙床上兩般舊貨。

藐姑道：「此聯不惟不相合，以奴看來，還是大相反哩！我和你相處已久，如何算得是新人？他兩個雖是相知，未曾謀面，如何算的是舊貨？一絲也不切！奴家也有對聯一付，不知相公願聞否？」楚玉道：「敬領教。」藐姑笑道：

洞房內一對舊人。
牙床上兩般新貨。

楚玉笑道：「這是鄙人腹內故物，如何到了夫人肚內呢！」藐姑低聲向楚玉云：「相公腹內的故物，從今以後恐怕不能不到奴家肚內了。」說罷，遂將被窩鋪開，顛鸞倒鳳起來了。這且不提。

卻說那兩個侍女，雖未及髻，此事頗曉。及至聽到熱鬧中間，他倆也並到一頭道：「我們若有一個男的，今日之樂，就不讓他們獨擅了。有心進去，與他分甘，又恐怕徒落傷臉。不如將妹妹當個男子，我兩人做一番假的罷！」那個說：「也只好如此。」他兩個也遂裝出那般模樣，直弄到他屋裏的雲收雨止，他兩個方纔住手。及至到了次日，藐姑梳妝完備，隨侍女上內請安去了，楚玉只在外面閑遊。早興晚宿；將及半月。一日，宴公對楚玉道：「你的恩人，不日就要到了。」

未知恩人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比目魚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